

今年漫长的梅雨季终于结束了。

前几天我家在我家小住,看到天气预报说明天正式出梅,我妈就坐不住了,非要让我立马送她回自己家,说一早要晒霉。

我说都什么年代了,你还晒霉!我妈说这不习惯了嘛,虽然现在住的是楼房,我们家楼层高,又有空调、抽湿机,就算梅雨季也没那么潮,但每年一到这个时候,还是忍不住要把压箱底的那些东西倒腾出来,翻一翻,理一理,晒晒日头。

我心下一动,说:“不如明天一早送你过去,我帮你一起晒吧。”

我妈一听很高兴,又有点不好意思,跟我客套:“要不明天先帮你家晒晒?”

我失笑:“妈妈你看,我们家有啥好晒的。”

我妈环视了一圈,也笑了:“也对,你们没什么东西好晒。”

晒霉,是我小时候关于夏天的深刻记忆之一。

小时候每年一出梅,我妈就张罗着晒霉。才早上八九点钟,太阳已经火辣辣的,妈妈搬出桌椅竹竿,在院子里搭起架子,又忙着把衣物被子抱出来,或摊或挂。小院很快被挤得满满当当,妈妈的额头上挂着晶莹的汗珠,在阳光下一闪一闪的。我们小孩也兴奋地跟着跑进跑出。高潮时

晒霉

王秋女



刻,是妈妈喊爸爸把那几只平日里不轻易打开的樟木箱子搬到阳台上,这时候,我和我姐会呼啦围上去,箱子打开那一刻,在我们孩子眼里,就像打开了杜十娘的百宝箱,琳琅满目,眼花缭乱。其实现在回想起来,不过些再寻常不过的物件。

几条织锦缎被面,明黄、深紫、大红、湖蓝,一抖开,花团锦簇、灿若云霞,和我们平时用的那种朴素温暖的棉质被面完全不一样。我和姐姐将被面披在身上,拿把团扇,模仿越剧里的才子佳人,大开大合地转圈子,而妈妈呢,一边笑到不行,一边又紧张地追着喊:“哎哟哟,小心点儿小心点儿,别给钩脱丝了啊!”

一件紫色带着美丽暗纹的软缎面子的丝绵袄,摸上去柔软得像云朵,门襟镶了根铜拉链,黄澄澄亮闪闪的,像金子做的,漂亮华丽。

最主要的是,我好像从未见妈妈穿过如此女性化的棉袄,印象中冬天里,妈妈总是穿着件藏青色呢大衣或一件棕色麂皮外套,根本看不出性别特征。

箱子最底下是件纯黑色的呢大衣,款式极简洁,但大领子上却覆着一整张的毛领。有了这块毛领子的加持,整件大衣就有了华贵神秘的气息,我们小心翼翼地一遍遍抚摸着这

暑假提个醒

王国章

最近,上海玻璃博物馆由艺术家兄弟花费500小时打造的永久性藏品——梦幻玻璃城堡,因两个“熊孩子”嬉闹导致塔尖倒塌、破碎的事故,成了许多人热议的话题。我曾去过几次玻璃博物馆,每次去参观都对展品“敬而远之”,因为件件展品都很精致,损坏任何一件都是痛心的事。但是,镇馆之宝还是被人“不小心”弄坏了。

这件事暴露出的是家长对孩子安全教育的缺失。提及孩子的安全教育,很多家长还停留在防电防火防溺水,殊不知小孩和大人一样,一旦迈出家门也成了社会人,一些言行举止对社会也有一定的影响。虽然不用承担过多的责任,但也不能什么事都由着性子来。而一些公共场合碍于“顾客是上帝”的观念,对于前来的大人小孩疏于提醒,也就逐渐养成了孩子的“熊”性。这点我家附近的一家体育用品商店就做得比较好,走进这家店就能听到“商场是购物的地方,不是娱乐场,试用产品不要碰到别人碰伤自己”,这样近乎“不讲情面”的播报,既提醒了顾客,也保护了自己。

给大家提个醒:有点特别的暑假已经开始,前段时间在纳闷得太久,加上很多家庭一改往年出游的安排,去博物馆、美术馆成为最佳选择。希望做父母的给孩子讲些“必须”的关照,事先做好安全参观教育,让“玻璃悲剧”不再有。

柔软滑腻的领子毛,又努力想象着妈妈穿上这件大衣的样子……

箱子角落有只生锈的卷烟筒,外面的贴纸还在,上面印着的女郎早已随着纸张焦黄了,盒子打开,丝绒里裹着对幽蓝的珉琅彩银耳坠、几只银簪子、一只翡翠镯子、几只戒指、几块银元……还有我们小时候戴过的银手镯,挂着精巧的小铃铛,轻轻一碰,发出清脆悦耳的声音。

妈妈心疼地看着我们把玩试戴着那些宝贝,嘴上碎碎念如数家珍:这几条缎被面,是外婆当年给



记得有种说法,喜欢他可以低到尘埃里,然后开出花来。很多人该猜不到,在2020的大半年里,喜欢电影的人渐渐地就是这种心情。我们距离电影太远了,我们距离幸福太远。

2020年是费里尼诞辰100周年,是上官云珠诞辰100周年;2020年,我们离开电影,恰似100年。

2020年1月23日,上海市电影发行放映行业协会发布了《上海市电影发行放映行业协会倡议书》,其中提出:全市各影院、电影院线、影院投资管理公司:为了做好本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防控工作,有效防范和及时发现疫情输入,保障影院观众与员工的身心健康与生命安全,根据市政府部署及市电影局下发的有关通知……

2020年7月16日中午,国家电影局发布《关于在疫情防控常态化条件下有序推进电影院恢复开放的通知》,称“低风险地区在电影院各项防控措施有效落实到位的前提下,可于7月20日有序恢复开放营业”。

1月23日到7月20日,180天。没有一百天,但是在一百多天里,倒也不能说完全没有电影。

3月30日,《六欲天》;5月8日,《那座桥》;5月21日,《我来自纽约》。这三天,我在“移动电影院”平台做了三场线上观影活动。事实上由于疫情的关系,今年的在线观影活动一直没有停歇:年初的《囧妈》率先在网上发行;5月1日至5月5日,北京国际电影节与爱奇艺合作,

山月随人归

骆澹

举办“春季在线影展”;6月底李霄峰导演的新片《灰烬重生》于优酷首映……

类似凿壁偷光,又像是火中取栗,在完全被禁止进入电影院的时候,总有一种出路让人得以重返电影的怀抱。

而线上观影和线下观影禁止喧哗不同,反而很强调大家的全程弹幕参与。譬如我和大家畅谈顶峰(《六欲天》),偏远山区的旖旎风光(《那座桥》),一起为狄龙再次说“我不做总教练很多年”哄堂大笑(当然,只是一串表情符)……

电影是什么?在大部分时候,绝不是“这只是一部电影”。号称造梦的电影近乎拥有魔力,无数的人在无数的那个刹那,相信电影里的世界是真正存在的。这并非仅仅是诗比历史更接近于真实(雨果《九三年》),也不仅仅是诗和远方。而是一种可能性。一种或多或少触碰到了自己的过去,又若隐若现地勾勒了向往的未来。这是一部分的自己,一部分自己都没有意识到,却一直存在的自己。

这个世界是那么遥不可及,却又近在咫尺。

《侏罗纪公园》里说“生命总会自己给自己找到出路”,没有电影的我们,在一个被迫离开电影的日子里,也自觉或者不自觉地重新试图拥有电影,也被电影拥有。

山总在那,月如是,电影亦如是。

而今,山月随人归,电影亦归。



的陪嫁;那件丝绵袄,也是结婚时,外婆托人给做的;这件狐领大衣,当年你爸送我的……还有那几件首饰,你们外公去世得早,外婆一个人拉扯着我和你舅舅,首饰细软变卖得也差不多了,剩下的这几样东西,不过是外婆平日里戴的。但即便是这么简单的几件首饰,还是引起我的无限向往和兴趣。我两岁时,外婆就走了,并没留下什么印象。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接触到女性,大多都像我妈一样,不戴任何饰物,烫短发,着西服,那种典型的八十年代朴素干练的职业女性形象。实在无法想象,戴着这些美丽首饰的外婆会是什么模样。

箱底还有一些很有趣的小物件,那是我们小时候穿过或用过的东西,妈妈留下来做纪念的:一只玻璃奶瓶,橡胶奶嘴已经老化了;一条黄色的小吊带裙子,上面有可爱的太阳花图案,据说是我穿过的,我翻来覆去地比画,觉得太神奇了,我小时候居然只有那么一点点大!还有一顶白色的帆



在海军队服役期间,摄影是我最大的业余爱好。那年夏天,大队王政委通知我,明天将要进行直升机着舰起降训练,让我作好准备。第二天上午8点左右,我和董参谋乘坐一艘交通艇来到将要配合直升机训练的大型救生船上。董参谋告诉我,这次训练台风刚刚,海上风浪还没平息,难度和危险性都比较大,要我注意安全。

9点整,直升机准时来到预定海空,稳稳降落在甲板上。我站在走廊上抓紧拍摄着。几个架次后,我又在上层甲板的直升机指挥塔前拍了几张,但感觉还是不过瘾。回过身,望着桅杆上猎猎飘扬的军旗,脑中一闪:如果把军旗作为前景,那画面会更加饱满。来不及作更多考虑,我急忙跑到船舱,向战士借了一根背包带,就匆匆爬上了桅顶。

十几米高的桅杆顶端下侧有一块十几厘米宽的铁板,刚好勉强能站住两只脚,上方还有一道半圆形的护栏。

我用背包带把自己捆在桅杆上。直升机又从远方向舰船接近,叶片激起一阵阵风。我屏住呼吸,调整角度,军旗恰到好处地飘扬在取景框里,我不失时机地按下快门。想再拍第二张时,船一晃,脚一滑,人一下子失去重心,跌落下来。两只手胡乱地挥舞着,一把抓住了前面的护栏,好在背包带把我与桅杆牢牢连在了一起,不然后果不堪设想。我稳定了一下情绪,重新爬上小铁板,发现相机还挂在脖子上,庆幸自己刚才多了一个心眼。但挎在肩上的摄影包已摔到了海里。

匆匆爬下桅杆,撩起裤管一看,腿上划开一道大血口子。聊以自慰的是,照片冲出来后,效果极佳:一架直升机在军旗的辉映下凯旋,徐徐降落在甲板上。无论从构图、角度、用光等等,都应该属于上乘。

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摄影也是这样。当然,要拼搏,也要注意安全。

险中求“胜”

乐佳泉

七夕会

有一种草本,绿叶丛生,错落美观。初春至夏,在茎枝一侧会盛开一种心形下垂的花朵,那一朵朵整齐排列着的吊坠儿,轻盈飘逸,别有风情。它的芳名就叫“荷包牡丹”。名为“牡丹”,实非“牡丹”。因其花朵玲珑形似荷包,叶子华丽类似牡丹,故名。

荷包牡丹又名“鱼儿牡丹”、“璎珞牡丹”、“铃儿草”、“铃心草”等,属于罂粟科,原产中国、欧洲和日本。因其根茎含“原阿片碱”等成分,故全草可入药,有镇痛、解痉、利尿、调经、散血和除风等功效。汪连仕《采药书》“用其根捣汁,酒冲服之,令人沉醉,金疮之圣药也”为据。花期一般在4-6月间,大多开红色的花,也有紫红色和白色花的种类。四瓣迥异的小花,璎珞般灿烂,外侧的两片组成一个隽永的“心”的形状,“心”的外侧花瓣下垂垂着如“血滴”般的内侧花瓣围抱的花蕊,形象地被赐予“bleeding heart”的英文名称,也就是“滴血的心”。

宋朝诗人周必大《咏鱼儿牡丹并序》中曰:“鱼儿牡丹,得之湘中。花红而蕊白,状类双鱼,累累相比,枝不能胜压而下垂,若俛首然。鼻目良可辨,叶与牡丹无异,亦以二月开,因是得名。”鱼儿牡丹花朵娇小,在绿叶间很不起眼。在野地,

每到夏天,我常想念小时候外婆做的小吃“抹糊子”。这是一种用黄豆和米粉做的糊汤。

做“抹糊子”的前夜,必将黄豆先泡上一夜。第二天先取一半泡好的黄豆,加盐,酱油,茴香,桂皮,煮上。然后用剩下的一半豆子磨豆浆。磨完的豆浆,用洗净的白面口袋,滤去豆渣,把豆浆先烧开,然后,将米粉调成的米浆,缓缓地倒进豆浆里,边倒边搅,倒完了,豆浆便成为了一锅洁白的稀糊状的汤。这还不能吃,接下来,就是上碗,将家里几乎所有的碗都拿出来,将热糊汤舀在碗里,凉着。当年外婆家有一口井,常常是弄一个大澡盆,放上井水,把一碗碗的“抹糊子”依次放在盆里“冰”着,就凉得快些。

最后,将那些滤下的豆渣,和上面,加上葱花、盐,打上两只鸡蛋,成为带葱花的鸡蛋豆渣面糊,在铁锅里加少许油,摊成一张张的鸡蛋豆渣葱花饼。饼摊完了,那“抹糊子”也凉得差不多了。奇怪的是,那“抹糊子”凉了之后,会凝成稠稠的,像酸奶的状态,又像是乳白色的没凝结实的凉粉。这时,外婆在每碗“抹糊子”的表面,均匀地撒上煮面了的酱油黄豆,这就就可以“开嚼”了。

这嚼的方式,还很有讲究,不用筷子也不用勺,你必须端着碗,顺着碗边“吸溜”。一边“吸溜”,碗还必须不停地转动,不仅能喝到“抹糊子”,还能同时吃到那些表面的黄豆。那“抹糊子”凉凉的,滑滑的,洋溢着豆香和米香,再嚼上几颗糯糯的、鲜鲜的、咸咸的黄豆,在炎热的夏天,是多么凉爽和甘甜的享受啊!我们总是迫不及待地喝完一碗,第二碗,才会配着豆渣煎饼吃。咬一口带着葱香油香焦香和蛋香的豆渣煎饼,再喝一口“抹糊子”,又是一种别样的享受!

最让人惊讶的是,只要你喝法对头,一碗“抹糊子”喝完,那只碗,干干净净,就像用布抹过的一样,这,也许就是“抹糊子”这个名字的由来吧!小时候,只觉得好奇,也没想那么多;现在想想,普通的黄豆,能“一豆三吃”出三样味道不同但又互有联系的饭食,形成精妙的组合,而且,一点浪费都没有,不禁由衷佩服先人的智慧和安贫乐道的生活态度!

荷包牡丹

汪洁

它被栽在树丛或潮湿草地边,很容易被错过;而在人工栽培园地里,即使在雍容华贵的牡丹花丛中,也能够吸引人的眼球,让人眼前一亮,赏心悦目。似小家碧玉般别致,若初见之美好。

初春,在中国扬州瘦西湖景区,见有一片葱葱的“鱼儿牡丹”丛植,在柔风的吹拂下串串盛开;仲夏,在美的某大学校园古老的图书馆外墙边,见到“铃儿草”在阳光下默默地开着,远远望去,草丛中的花朵也像串串铃铛在风中摇曳无声,恰似“枝头窃窥鱼双贯,风里翩跹凤对飞。小巧荷包一串串,暗将思念里中藏”。写荷包牡丹的诗和花语总是关乎爱情,那是爱的低吟浅唱。

中国古代,荷包是男女青年定情的信物,是纯洁、坚贞爱情的象征。怀春少女把爱编织的梦绣成荷包,送给心上之人,寄托爱情与思念,收到这非同寻常礼物的少年,随身珍藏,格外爱惜。另有“不可预知的死亡以及绝望的爱恋”的花语,犹如心在滴血。游戏《植物大战僵尸2》中有一种以“铃儿草”命名的暗影家族投手,被设计成红色矮个子,堪称最美的摩登世界植物,对目标僵尸会投出漂亮的巨大爱心印记,象征有着滴血心般外形的铃儿草蕴藏着无比强大的爱的力量。

摄影

